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讀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墉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仁宗皇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知諫院唐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理願時延群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干丐恩澤出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絕賜予嬪御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宜有所

朘損監司薦舉多得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使與憸薄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淩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究國公主夜開禁門宜劾宿衛主吏以嚴宫省帝悉開納之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三司開封府居常以明有條貫事作情理輕重上殿進呈及進入取旨又諸司事有叢脞微細者並皆奏聞乃是陛下以天子之尊下行三司使及開封知府與諸司事皆有司不能

任責以至上煩聖慮非惟上煩聖慮又失為政之要而
虧損國體伏乞指揮今後三司開封府公事内有情理
輕者聽便宜行遣諸司事内有無條貫須至申明者許
中都堂委大臣參詳處分所貴責歸有司不至煩瀆聖
慮而盡為政之體要
三年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皇帝
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録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
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

十二篇乞賜甄録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輙以擯

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踈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來召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玆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

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已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禄使天下吏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功而受直雖

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愚葢今制馭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録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

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泣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持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

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巳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者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者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巳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

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

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
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之制
爵禄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
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
也猶有以取之其獘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
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
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嘗無
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

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

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脩飾而越録躐次以至于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於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强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

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絶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

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具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

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别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强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舉刺者為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

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内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内所以生殺與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罷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

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于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禄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

柰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禄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知

縣莽耳其胥吏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畢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贄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幸其倉卒而取其禄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

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禄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将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踈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麄材而以策試中者

以皆記録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隷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邉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

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

處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内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令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令兩制知舉不免用彌封謄録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凛凛如鞫

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耻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為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之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

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
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
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
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
而不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
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髙貴貴
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扳援所能
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髙位是

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
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
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
為三人之中茍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
省非舉不入彼果非不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
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
觀不觀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髙山大
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

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西夏視之不畏甚者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令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強使之彼有倉惶失次為西夏笑而

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揺足輙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用彼敵人覷之以為罇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强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寛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時

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

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獘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

知吾當赦輙以犯法以賊害乎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乎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為盜賊而厚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鮮不及亂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

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為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禄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賢俊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輙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

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道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䶢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臣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乎去而踈之也若如所

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

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幃闥洒掃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絶其根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謀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覩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

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進五規狀曰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

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瀆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迺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昚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

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戇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

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彊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摇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

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

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五胡乗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横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頹絶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

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如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内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

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産猶以為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謹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

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

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髙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敧者扶之敝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茍不嚟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

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為乃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稗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隠微也綢繆牖户者脩敎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隽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甞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廪之不實追責

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又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洊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

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也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

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動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又苦跛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貴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

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慎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没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

初六曰履霜堅氷至霜者寒之始也氷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歷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氷至言為人君者當絶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

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后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

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為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訟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珎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啟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

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循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遥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

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宫佛廟

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繢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斵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殽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寃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沈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撿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弃

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為舟摶土為檝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覦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

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光又上奏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

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臯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迺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逺者三年近

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觧體矣姦邪之臣衒竒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獘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争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

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

勿加寛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顧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

仁宗時秘書省著作佐郎充館閣校勘蔡襄上書曰臣伏覩臨遣使臣循行郡國臣竊謂人主宅中國居法宫而使幽遐異域風謠習尚究隱沉抑無一不陳於前者其道何哉託聰明於臣下故也人主知其所託之為難

明賞罰以馭之賞罰既明則臣下不敢蔽欺而聰明無所壅也今天下之俗至有鉅室富家兼幷貨財作為奢靡超踰法制交通大吏欺轢愚弱而貧者父子轉流無養生送死之具不幸孤獨廢疾不得終其天年州縣吏既不能掩遏豪強矜哀窮厄而又侵牟漁奪不識休巳或愚謬昏耄無所是非或依倚權勢壞裂公法其卓然有善狀可指數也監刺之官大率以寬紓含隱為良即發一姦贓衆輙指目以是須其自敗乃始糾擿或有所

私慮垂敗之人亦加意覆藏使得脫去甚哉蔽蒙如此監司之設僅與無同欲百姓之無害其可得乎吏之偷苟姑息寖以成俗頃年遣使安撫諸郡比其還奏薦舉雖多而蠧暴不察是徒取善譽而空厥職也夫牧材選能誠為治之首務然惡吏不除窮民不恤有使之出不若無出之愈徒使郡國之民交口而議曰是舉也特與被遣之人為榮進梯綆耳豈有意於吾民哉臣竊見漢武帝遣謁者博士分廵天下存問孝悌力田鰥寡孤獨

賜帛有差獨行君子遣詢行在而治苛者奏舉又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内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臣詳觀古之遣使皆務恤窮民除惡吏舉材能收滯逸而已請使者所至之郡存問鄉里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十以上鰥寡篤疾依漢故事量與布帛即貧無所養而有男女傭僱於人償其餘直而追還之若為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

歸養吏無此等子孫官給粝糧責任親黨鄰里養之以
没其齒孤獨者戒勅所養之家務全其生究結無告使
者擇吏而治其曲直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風
俗郡縣吏治績可稱條列其狀顯褒其尤者貪墨腥聞
即令責訊材不任職於其職之相倫者易之或雖潔廉
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以上昏老而不知退者咸以名
聞顓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因使擿發監司之官素所
不糾隨而坐之即使者不糾異日傾敗事在使者循行

已前并使者坐之伏惟陛下垂意生民而恩澤未大洽於下者蓋督責官吏未盡其道也方使者之行因幸嚴賜告諭令其畢力推揚德音以致於下究悉利害庶有補於政治毋徒使郡縣供具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來重為此紛擾也狂愚之言願陛下省覽財擇天下幸甚

襄又上奏曰臣近者蒙恩賜告歸覲父母臣出宋都歷淮上絶江而南出東吴之域縈委千里臣潛度事勢周

問民隱可為寒心者請試陳之願陛下少賜清閒之宴
而垂聽焉臣竊以天下治平之日已久東南列郡城池
隳塞士卒單少府無完兵廩無儲粟內無戒守之備外
無維制之具道路之人所共知此其尤可憂者蘇秀杭
越等數州頻年以來旱澇更作稼穡不登癘疫仍起貧
者流轉溝壑居者連病喪亡相屬哀苦之聲痛貫人骨
雖朝廷屢行賑恤然渥澤之施未能周及今歲春夏不
雨野田半蕪前秋之期居可知矣吴民婾侈災患之變

亦一極也臣竊觀前古兵革之興多緣飢旱始此苟生相與為盜及其勢盛制脅郡縣漢唐之世終為邦梗而況姦雄豪傑覘伺釁隙須時而發此不可不虞也易萃卦之大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說者曰聚而無防則生衆心今有珠玉之貨納于府藏勅主守吏嚴其扃鐍常若寇至而方地數千里生民數萬族乃忘保固之術謹其細而遺其大臣未見夫長畫也借使浙東飢病之餘宄突之人嘯聚百數草竊閭巷臣未

知以何郡兵卒而能制其死命乎誠以東南之勢為不足患臣恐天下之患正生於不足矣當今之策莫若擇郡守寛民力募兵卒嚴盜法四者最為急務一曰擇郡守臣謹具録諸州軍長吏姓名年齒所為績狀伏望陛下諮問宰臣令議其材否而更易之使材足以應變而患足以利民然後可倚以為重也二曰寛民力莫若蠲賦稅均借貸省配斂賑流移所謂發於國而藏於民也三曰募兵卒臣謂因此飢歉頗易招置大凡吴民軟弱

不便高寒不知騎射驅以備邊不可速用臣請權罷寄招禁軍於兩浙重鎮量多少之數各令召募教習以備寇盜亦東南一勝勢也四曰嚴盜法臣竊見頃年亦緣飢旱強劫盜賊多蒙寬貸實小惠而大害也臣願申勅兩浙災傷州軍應有賊盜一準法令無所矜宥密戒提點刑獄臣僚如有曰飢劫盜應死而情有可矜者即詳度以聞刑罰不失厥中亦以遏兇人之慮也夫未形之言難於信用既形之言無逮於事臣之狂愚非能造幾

而辨徒以見聞過為慮度願陛下采而行之臣不勝惓

惓懇懇之至

襄又上狀曰臣伏覩詔書宣諭三館臣僚或朝廷大事

邊防機宜許令密陳章疏或乞上殿敷奏者臣竊聞太

宗皇帝兵戎初定乃作三館購藏天下之書精選四方

之士仍於館下旁設便門或時臨幸或即召對故當時

之得失下民之利病多所推究而施行之真宗皇帝属

世治平游意文藻詞臣之列嘗預詢訪於是天下之人

知備官禁闥者不獨繙討盡書亦有以通上聽而裨國治矣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嚮二十餘年未嘗一至所增官屬准前數倍未嘗一召今者特布德音開誘言議茲所以見陛下憂勤之至人人自力思竭志慮以裨萬分之一臣愚不知陛下將以成好問之名歟直欲擇至當之言而用之也臣智識蒙陋不敢廣引古記多屬空文輙求于今要急之務而陛下之所欲知者謹撰成黼扆箴一首書為兩軸每句之下條陳事實別疏一通各隨

狀上進臣聞唐太宗凡言事有益於政者書之屋壁以爲警戒伏惟陛下不以臣之狂直而棄之幸置臣箴詞於户牖間時賜省覽原其所條事實終始則今安危之勢可見矣昔漢賈誼論及時事以謂可爲慟哭者以臣今日之心知古人之言不虛謬矣干冐宸嚴無任戰汗之至謹具狀奏聞

箴曰丕顯元聖上奉天時躋俗於禮任材以宜肅治家政大隆本支好問益廣去邪勿遲利急恩困兵速慮危

法令必信恩賞無私威福是守聽斷不疑太平可致決所施爲臣所進黼扆箴每句之下條陳事實列於左

丕顯元聖上奉天時

臣愚淺不知陛下天地之造竊謂丕顯元聖上奉天時者以天人交感之應合若符券比年以來地震日蝕黒風災火變見之祥可謂多矣臣謹按先賢所論地震者陰迫於陽也日蝕者陰薄於陽也黒風晝冥者陰盛於陽也災火者陰極於陽也如此之類皆陽不勝陰之所

致矣陽者君象也陰者臣下也四裔也婦女也今邊人內侵則見之矣必有臣下潛弄威權宮中多恣冗列故上天再三警戒欲陛下思而革之轉災為福矣臣聞太祖撥五代之亂太宗平定天下真宗思與百姓休息至於建立經久之業變更非便之制將有待於陛下也陛下專政以來執議之臣謂天下已安循襲舊常可以宴安而無虞矣不探根本不責事實今日强敵侵侮生民重困豈非因循苟且之患乎陛下以是觀之前日之失

可知矣知前日之失而又重於改作則後日之患將如何哉今政之獘僥倖姑息寖以成俗矯此獘者非任誅賞考功核實莫能治之上無姑息下無僥倖則姦人無所容矣上天之戒陛下非不切也陛下荅天之意非不勤也每聽事至日昃而不食然皆有司奏覆細碎之務非天下之治本伏惟陛下精求久獘不憚改作自總威令強陽而抑陰則自然天心悅豫而萬事舉矣

躋俗於禮

臣聞唐末強臣擅兵分裂疆土五代更易干戈日尋上令急逼誅求無已百姓無聊不勝其弊奪攘苟活父子之恩不能相保天下之俗不尊廉耻之節壞敗爛熟莫知其非我宋之興一革海内休養生息四五十年無甲兵之患民財贍足侈靡偷薄漸染成俗大臣者天下之表也相競廣市田宅爭求重利況百官哉況下民哉於是官吏曲獄受賄而抵死者案牘相繼豪富之家狗馬婢妾無有制度縱欲相矜財所不及者則極力為之恩

義之薄而財利之厚上自大臣下及黎庶莫不然也今
兩制已上之官居父母喪許不解職欲民興孝其可得
乎近臣苟進黨附相傾審官巨僚日相詆訐朝廷且爾
欲民興讓其可得乎衣冠之家至有父子相殘夫婦相
劉且下民之愚尤可怪駭況列在仕宦居民之上而悖
戾至此禮義之方亦幾盡矣臣竊思其源蓋天下之治
一斷於法法之所禁或避之治民之吏知法而已義禮
之方鉗口不言誠有立經制興禮讓之士俗必指為闊

誕然治天下不由於禮者莫能至也伏惟陛下察俗薄

惡擇任賢材興立典制上下有節車服有序禮讓興行

僭侈衰息豈不盛哉臣之所言乍若髙論復而思之甚

易行也

任材以宜

臣聞馭邦之大莫大於建官材有短長官有小大故隨

其所宜而任之則事無不舉矣臣以謂今日建官之法

為弊至深取之不程其材任之不稱其力因循滋久莫

之變更臣請略條建官之弊大者有四一曰材不稱官臣不敢備舉百官之不稱者借如兩府大臣為陛下之股肱繫天下之輕重得人則治其失則危今日之居是任者或以久次或以例遷久次謂累年而至者故張若谷以年老乞備政府例遷者謂狀元及第數年便至卿相不計材能不考功績攀緣而進即授以天下之柄幸而材賢則福及於下苟非其材而使之裁制羣生扶持重器豈不痛哉董仲舒曰小材雖累日不失於小官大材雖未久不害於輔佐盖論材與否也今

用一不材則天下之人皆知輕視公相而有苟進之心

願陛下熟思其奸邪與不才之人必速退之而忠直材

賢之人必速進之救溺之勢不可緩也二曰官守不久

借如三司使副判官皆專筦財利臺官諫臣糾正朝綱

箴補時闕發運轉運使均輸征賦廉察風俗列郡太守

問民疾苦此皆至重之寄祖宗舊規率有年課今之除

授但作踐歷資序內則踵迹相躡立登貴仕外則州郡

迎送略無暇日其餘兩制兩省以上近侍之職循環迭

取若採諸懷臣欲備舉則文繁乞陛下列向來所陳職局及陜西被兵州郡取二十年以來郡守每歲凡更幾人及侍從之臣凡歷數年因何功效致官至此則槩可知也三曰官少員多臣不知天下建官之數但覺員數多爾先朝樞密龍圖等學士及待制侍從之官蓋僅有焉今多者至十數而少者五七人三館職名以僥倖恩澤比前增倍又樞密院武臣審官院京朝官三班院使臣流内選人授官之後伺候闕次近者一年而遠者二

年此皆入官之路不定員數紛紛冗食可勝道哉四曰無功而賞今大臣兩省以上官南郊及每年聖節各與一子官非時請乞不與數中轉運使提點刑獄等率有郊恩例既以無功迭受恩賞故邊上臣僚小有勞績便加官爵只務姑息蓋勢不得不然自建官以來未有如斯之濫也京朝官三年使臣五年並與磨勘遷官先朝名曰磨勘者蓋考功過今但默默署名無他罪譴或貪墨未敗或都無課最計年取進而至顯官因循之弊乃

至於此大可嗟也臣聞易之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若朝廷立官之獘宜更變之則其道可久矣若夫施設之方陛下儻賜允行臣當條列以聞

肅治家政

臣聞記曰正家而天下定聖人序詩以關雎為三百篇之首在易家人曰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故正家之道貴乎謹嚴以表天下太宗朝陳留尉上書乞減放宫人太宗皇帝宣諭宰臣曰宫中不過三百人皆有職事不可

減也臣乞陛下以今日宫闈之數比先朝凡多幾倍況又多取閭巷之人展轉給使遂至數多此微賤之流素習鄙俚之事非能知禮度之節苟不嚴爾㳙之令其畏憚則易所謂失家節也自古嬪御之多率皆無益而有損陳隋之失唐之中圮皆以婦人也臣乞陛下特令揀放疎冗之列任其自安以全天地生生之德庶天下之人知陛下薄於自奉縱有率斂皆緣軍國所須不為撫用之費也

大隆本支

臣聞三代以前分建親族以為諸侯及天子威令不行諸侯強盛戰攻攘奪兼并微弱秦始皇卒乘此勢以取天下懲前之弊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封及一夫大呼破碎潰壞漢興鑒秦之孤分立宗族裂地廣大卒有七國之變其後用主父偃推恩之策藩戚微弱王莽依外戚之權知劉氏力孤遂簒神器曹魏剪弱親戚未幾而亡晉室分兵八王迭相攻奪以亡天下唐興諸王出

與民事分領兵柄明皇以臨淄王勒兵入除内難及即
位之後反疑骨肉諸王不令出閤恩愛雖厚而實奪其
勢安禄山之亂明皇幸蜀諸王被害者甚衆德宗朱泚
之亂宗支略盡故有百王子塚以其不可勝數也文宗
嘗欲分遣宗室補除郡吏向外婚嫁終以不斷事不果
行及昭宗時韓建包藏禍心先奏諸王不合典兵請歸
十六宅及與劉季述同謀發兵圍十一王至石堤谷無
問長幼盡殺之朱全忠宴九王於九曲池殺而埋之於

是唐之苗裔盡矣而社稷隨之臣詳觀前古區處乖宜乃令至親不相保養可為慟哭臣請論之三代分封五等相承地小力薄雖強弱相并而周之年祚延及八百秦不與子弟分封及其亂也無以繫天下之心纔傳三世遂致移祀漢七國之亂由裂地過大晉八王之亂由領兵太盛其亡也皆以宗族微弱唐室之制尤為失策幽閉宗族聚為一處百夫環之引首受戮豈不痛哉使文宗之計果行選擇賢才列補外郡當其亂時縱不能

作勤王之師亦足以自為安全之計豈肯父子兄弟盡為魚肉乎況大盜之興如王室有維城磐石之固豈敢輕視而竊取哉伏惟陛下鑒前古成敗擇而行之

好問益廣

臣聞人主聰明莫不欲周於天下然有蔽於近者蓋詢訪之弗廣耳竊聞民間之言以謂西北二邊事宜奏至左右近臣當對覆之時多小其事以為不足懼其說則曰不欲陛下盡知慮貽主憂其實不欲陛下盡知則焦

勞益深督責愈切當有成效故特小其事以寛其責也臣輒陳人君之聰明而興壅蔽而亡者願陛下省擇鑒戒焉唐太宗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我太祖手詔百僚許令轉對陳論得失故當時號為英主而聲名垂於不朽皆廣聽而興也秦二世山東有反者而使者輒曰羣盜不足憂二世悅之常居宮中與趙高決事羣臣罕得進見及沛公兵數十萬至而二世乃驚秦之亡無救矣陳後主用沉客

卿掌機密隋軍至境上並抑而不言孔範亦言無渡江理但奏妓縱酒不輟隋軍下陳得其境上密啟猶有未開封者是二主豈欲自取危亡哉然託任非人而蔽蒙至此蓋聽之不廣而亡也伏惟陛下監前代之興亡究當今之事實或邊上大事不時盡聞則民間細碎利害何由上達伏惟陛下視朝之暇許百僚轉對或召侍從之臣周詳辨論則古今成敗百姓究隱安邊之策富國之術不日悉陳於前矣

去邪勿遲

臣竊見陛下頻降詔書戒敕朋黨然未聞陛下決然區別而去之臣聞君子以道相濟思進其類古人謂禹稷臯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至於小人以利相合欺蒙險詖殘害忠良以危邦家故人主惡而去之也去之之術在辨邪正二端耳唐李德裕對武宗曰正人呼邪人固為邪矣邪人呼正人亦為邪矣何以辨之譬諸草木焉松栢孤生枝榦直上此正人也藤蘿之性必須依倚乃

能自存此邪人也其論甚明而人主難辨者不察小人結附之因也臣竊謂結附之因蓋人主不自選任羣臣其進用之速者皆緣薦引不考功察實權之所歸小人所聚一士獲進百人趨之互相譽寖成黨與人主雖惡之已堅牢而難動矣臣請陛下思之凡今左右近臣出聖慮自擢用者幾人且擇兩府大臣必於兩府兩制之官陛下豈不思其何所因緣而至於此苟不出於聖慮則其微賤時已有結附之志及其近貴安能自去朋

黨唐文宗謂河北盜賊去之至易而此朋黨去之至難臣竊不取夫貴為天子而專主生殺之柄而以去朋黨為至難乎唐祚之衰矣夫去邪用正則安用邪去正則殆邪正參用則危伏願陛下明辨邪正之端正則用之勿疑邪則去之勿遲茍以邪正參用而治天下者譬猶耕石田而待稔也

利急思困

臣聞為天下者斂天下之財非以自奉將以致天下之

安也故財有常入亦有常出不堪其力雖輸而不怨上無所私雖用而不困當其無事之時闕雖有兵戎水旱之患無名之徵不有焉我太祖當五代弊病之餘攻戰未已外多兵食猶且思蓄羨餘以贖中國男女没虜者以歸雖闕而仁民之澤著民骨髓我太宗一統方内闕之賦於是天下之民賴焉有司甞擬毁棄幣帛太宗屬以成段令滌染合作諸軍旗旛數千種葢我祖宗雖歷艱難周悉民人之

苦故尺帛斗粟不虛費也陛下繼統垂二十年迺者邊陲無恙用度差廣民言籍籍皆謂祖宗積聚之餘多入幸臣之家及西寇干紀隨急配斂天下騷然一隅之動其勞且爾況有大於此乎三司莞天下之利而使副判官纔至又遷簿書首尾尚未能通曉所言目前細碎誅剝之事以自塞責豈肯為久計而興大利臣竊見唐陸贄論德宗遷幸之由其略曰常賦不足即令促限又使別配設莞庫之科行貸商之法閱私收取馬責將家出

兵主第王侯咸輸屋税稗販夫婦畢筭緡錢一旦盜興用以藉口臣竊思兵興以來贅所陳之事稍稍施行矣今戎兵益衆供饋益多後日誅求勢必愈甚時不幸有旱澇之災百姓貧困柰何救之古者大盜之興皆縁饑旱不足因民之怨求國之隙以為凶亂朱泚入長安令曰吾不税汝間架矣皆取利太深而招怨亂也近者陛下専敕近臣節減浮費人人莫不歡悅臣願陛下鑒祖宗儉約之德懲既往虛費之失持今日節減之制不為

左右干請而移之宮中非時賜與非今日之制者一切不行念生民之勞戒誅剝之令則天下幸甚幸甚

兵連慮危

臣竊以國家自北戎繼好以來大弛武備號曰禁軍者日享厚給驕蹇難用前日魏府之兵是也曰廂軍者例充給役刀矛戟矢略未知名自西羌悖戾征戎屢興再戰再衂覆軍殺將其故何哉臣謂虜將乖宜練軍不實官名不正之所致也虜將乖宜者其弊有二一曰將權

不專借如諸路帥臣悉委都統之權朝廷每有宣命令與鈐轄都監巡檢從長商量或有便宜主帥發謀則人人各出意見議論不一退則交相笑病以此為謀安能決勝此皆將權不專之患也二曰將官不久臣竊見陝西永興鄜延環慶涇原被邊之郡主帥更易不常一歲之間換三五人者為上者不久處不肯奮然專行法令居其下者皆知莫能久為我帥不肯稟畏故上下之情不通而誅賞之法不行此將官不久之患也練軍不實

者養無用之兵致難供饋今邊郡禦戍之兵非人人可戰朝夕逐急招募据名抽點務為多數邊臣但苦兵寡不計強懦至則收之以是度之冗食者不可勝數也唐方鎮之兵不出征討出征討則以本道租賦自贍故選練至精可戰則食食則無不可戰之人也我太祖太宗朝四方未一用李漢超何繼筠治滄州北備匈奴用郭進守邢州以扞河東於是下蜀取交廣當時西北則守東南則攻用兵之處比今倍多其時圻甸未廣租賦未

豈其饋兵軍常足也今天下一統兵戍止於西北二陲而賦稅百事十倍於當時而常若兵少及饋運之不繼何也蓋當時用兵之處雖多而所用之兵養薄而藝精藝精則用不必多養薄則易於供饋今之兵卒多求上軍投者即收之不暇惜費今之一卒可贍昔之三人又藝能不精愈多愈敗此所以兵多而難贍臣故曰養無用之卒也三曰官名不正借如諸路帥臣其官以都部署安撫經略招討為名是委以都統之權其將佐曰副

都部署鈐轄都監監押等均以賓禮見主帥至於分管兵馬自為部分非如軍職節級相轄唯主帥則都管之蓋以都監之名本是監軍自餘殿直諸司使副皆是內庭之官若令軍禮見主帥則於禮不安若令不相統帥又不可成軍臣故謂官名不正也為今之策臣請改正官名每路立成一軍如都監之類盡改軍職如遊奕排陣之名也節級相轄一以軍法從事如違犯並依階級條貫施行官名既正則將權可專將權可專則練軍必實練軍必

實則所用之兵必寡所用之兵必寡則易於供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或朝廷疑其成軍之後其力難制則事平之日分散其權可也于今之計非成軍則無有成功其勢不得不然西寇干紀已歷四年未即誅翦今不早圖改變設使幽薊少警將何以待之乎臣故曰兵連慮危者以此

法令必信

臣聞管子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

國安故罰令益令留令非令四者皆死無赦是知令之不便不可遽行令之既便不可遽更人君持此柄以運天下者也今朝廷每下詔令尋即變更士民相語期以非久州縣之吏不敢遵行臣請以一事質之自西兵已來陜西科民為兵京東京西百姓驚擾至於斷指薰目以期苟免其時詔書布喻安慰京東京西之民示不復點為鄉兵今又籍之矣又陜西河北初點為鄉兵詔書諭以防守城池不復黥墨今又黥手黥面矣此皆朝廷

發大號令告于四方丁寧切至乃首尾相戾如此使民何所取信哉又如樞密張觀邊臣趙振等數人皆以軍事不前責降曾未踰年加恩牽復始者無過則不應譴責若其有過不應寛假為令若此欲百官畏服萬民信順難矣願陛下少紓聖慮思其紛紛更變之端前令之是則後令之非後令之是則前令之非察其是非謹於出令則朝廷尊而天下安矣唐文宗曰為政之道自古所難宰臣李石曰朝廷法令必信則不難矣則知古之

君臣皆以法令為重非臣徒為空論耳幸陛下留意焉

恩賞無私

臣聞天之道不私於物其所以生而所以殺者萬物無從而歸其所宰故天之道至大矣聖人法天以至公令天下功則賞過則罰無私焉萬民服矣朝廷於賞罰之柄有無功而賞者有過而失罰者臣於前篇論之詳矣然罰不行而賞太過此乃立法之獘非陛下之私也臣所謂私者竊聞頃年有勑旨停罷內降今又行之大凡

恩賞固當出於陛下之所決若寵之則是人主都無威
權盡出臣下此則不可也然今之内降或緣婦謁内戚
宫中因依僥倖茍求恩寵非陛下擢用英豪旌録功績
故每有内降恩澤人或疑之執政之臣又不能堅持正
論以輔盛德徒欲阿順主意不謂於陛下無益也古者
水旱不時人君親於南郊以六事自責曰婦謁盛歟苞
苴行歟故婦謁之盛苞苴之行古之深戒今僥倖内降
者茍非親戚必因貨賂然後乃請若陛下從而行之是

示天下以私也唐中宗朝宫掖不肅嬪嬙左右出入無節遂至廣納貨賂别降墨勑斜封授官臧獲屠販之類累居榮秩卒為禍亂此前世之鑒伏惟陛下總覽威權抑去私請茍用一賢人出陛下之意雖曰有内降百官萬民相與稱道之不暇孰敢非議也

威福是守

臣聞老聃曰魚不可脱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為人君者深知此務則威福之柄臣下不可得而竊之也

威者兵刑而福者恩賞之謂是二者有一失而得於下者其國必危有公然而假於下者國必亡三代之末齊假於田常晉假於六卿以取其國秦假於趙高而天下潰漢假於外戚而王莽作東京假於強臣而曹丕立魏假於司馬而移祀晉假八王而兵亂宋齊梁皆假於大臣而相繼攘奪唐之中世假於宦官而宮闈禍起此皆人主不自總攬威福而假於下卒至危亡故兵刑官賞之柄雖大臣外戚宗族宦官皆不可假假之則人主失

其操持而自取危殆也臣竊見數年以來兩府兩省之官遷轉甚速雖曰循例不限年數趨利之輩日遊權勢獲進者自爲私恩而罷者歸怨於上臣恐恩賞之柄暗行於下也臣請以一事言之今陛下少有差失之舉則羣臣莫不交口議論期於諫止而大臣權貴之過少有肯言者何哉陛下天慈仁恕每有言事者雖上論聖德然未嘗怒之或論及權臣苟不顯行譴謫則亦陰被退抑而嚮之者皆與進用臣恐大臣權貴之過陛下罕見

而知也以此觀之臣下之威過於主上主上之恩行於臣下其勢顛倒未為得也伏惟陛下躬持兵刑官賞之柄以治天下則百官歸附而恩信行矣

聽斷不疑

臣聞聽與斷二者相資而終始之者也聽者取於衆言者所見不同或懷私背公或阿順主意故是非紛糾所以人主但務博采兼容而要之斷也斷之為義時有緩速而理有得失違於理而失於時無術之甚也有中於

理而失於時或適於時而違於理其為患也亦均矣唯適於時而中於理乃曰善斷故聽之道務廣不廣則壅斷之道務審不審則移唯天心仁恕者善聽唯剛果明辯者善斷故曰聽與斷相資而終始者也伏惟陛下天仁洪覆包容萬類每日臣僚論事陛下未嘗不欣納假以溫言使之得盡其說可謂善聽矣然採於衆言時有更易不決然主於斷也臣愚上度天心非不務斷所以未至於斷者蓋慮或有所未審故優游不盡斷之之道

臣竊謂欲斷之審莫若頻延近侍講議禮要廣接羣臣詢訪時事聰明益至處置自精何患斷之不審也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聖人法天以剛健決物伏惟陛下法乾剛之道專決斷之明臨事不疑大隆治道蠢爾小寇復何患乎在陛下力行而已

太平可致決所施為

臣聞易曰危者安其位也蓋安危之理無有定分在人君之所為國危而為安者自古多矣朝廷自用兵已來

屢下詔書詢訪材謀魁傑之士或令近侍各舉所知收用雖久未聞功績灼然者將任之不盡其材與抑天下無可任者與謂無賢材則厚誣於世矣漢之興驅馭英雄以成大業皆秦之遺士也唐之興取隋之棄人以安天下故賢者無世無之顧取之用之之道如何爾陛下當三聖之統紹祖宗之業宇内之廣生民之衆莫不傾心以期太平顧陛下勞於求賢而佚於任使脩明紀綱興行禮教則太平之治其猶指諸掌乎右臣謹具如前

臣奉詔旨許令言朝廷大事邊防機宜臣所以竭思畢慮論當今之要務伏惟陛下寛恕狂愚特貸誅夷之罪或賜施行又慮臣文字昧暗事理未明臣上殿之時乞賜清問庶盡臣懇懇之至干冒天慈臣無任戰懼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二